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9月5日  
星期一思  
想  
光  
华  
文  
字  
魅  
力□□  
编辑：陈明丽  
向平

【底层行走】

## 鸡屁股银行

黄胄《养鸡图》

□张刚

“这懒货又‘缠窝’了！”母亲说着，一瓢水泼到墙角一只老母鸡身上。

“缠窝”就是母鸡偷懒歇产，蔫头耷脑眼神迷离，蜷在鸡窝里不起身，这意味着“鸡屁股银行”的支出又少发几分钱。老乡们维持日常生活的零花钱，是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，因此美其名曰“鸡屁股银行”。

母鸡一“缠窝”，零花钱又得少几分，可能这个月的饭盐又没了着落。母亲就用凉水扑在鸡脸上，想把它唤醒。这一招确实也很管用，有时候，扑几下或给它冲个冷水澡，老母鸡又开始老老实实地下蛋了。

乡下人家，家家都要养几只母鸡，在“鸡屁股银行”里取钱。但凡养了鸡，仿佛那钱就绵绵不绝永远取不完似的。有小鸡扑腾的院子仿佛也热闹了许多，日子也就踏实了许多。在山东的风俗里，还有“熬小鸡”的传统。有人走街串巷专门给农民熬小鸡，等到秋后鸡崽长大了，再来收鸡蛋或收钱。苦日子里的希望总是有的，勤劳的老乡们总是预想着鸡肯定会长大，肯定会下蛋，下了蛋，日子就肯定会好起来。

母亲会在开春时节孵小鸡，有时孵一窝两窝。孵小鸡看似简单，其实是个仔细活，把鸡窝坐在炕杵晃，得看着母鸡把蛋别推到窝外，还要定时给母鸡喂食喂水，尤其要提醒孩子们不要出大动静，以防把蛋惊动了。的确有一年，村子里远处有人筑土砖，石杵砸着土块，噶——噶！节奏均匀，地面微微颤动。母亲很是担心，怕震动波把鸡蛋震混了，便小心地把鸡窝用三块石头垫离开地面，减少影响。

20天过去了，21天过去了，22天过去了，小鸡还没有破壳的迹象。小心地敲开一个蛋壳，果然，是一壳混沌的血水，也有长了羽毛基本成形的，但是都裹在血污中并未成活——这是早就预料到的场景。母亲只有不停地唉声叹气，这一窝心血全费了。她又仔细地挑了20只蛋，准备孵第二窝，抓住春天的尾巴，让小鸡们都在上冬之前长大。

又是漫长的20天的期盼。好在筑土砖的也停工了，天可怜见，20只蛋一个也没瞎，全都孵出来了！

鹅黄的小鸡刚从蛋壳里钻出来，毛茸茸的，还站不稳，一挪脚就栽跟头。可不几天就叽叽喳喳地叫着，跟在母鸡屁股后面一会儿跑到东一会儿跑到西。再过几天，就能从屋子里扑棱着小翅膀跳过门槛，到院子里觅食了。

母亲在院子里撒了一点儿小米，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，嫩黄的小嘴巴啄得飞快，簇拥成一团抢食。等嘴角的那一抹嫩黄慢慢褪去，仿佛就能看到它们产蛋的那一天了。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样子。

家家户户都要孵一窝小鸡呢！有时两家的小鸡们在巷道里混成一堆了，一起刨土、觅食。到傍晚了，各家的主人在门口吆喝一声，小鸡们真聪明，认得自家的路，又自动地分成两队，向各自的家门跑去，从没跑错门儿。

巷子里充满了欢快的笑声，叽叽喳喳，这是幸福的乐章，连整片村庄也仿佛是欣欣向荣的样子。

一窝小鸡，总有公鸡母鸡，如果运气好，母鸡居多。当然公鸡也暂时不能卖，等长大了要给母鸡“踏蛋”，踏了的蛋受了精，才能再孵小鸡。

母亲拉扯这些小鸡，和拉扯自己的几

个孩子没啥区别，甚至比自己孩子还要上心。早晨会把它赶到菜园子里捉虫子吃，下午又会把菜叶剁碎了，拌上玉米面、麦麸，用剩汤拌成小疙瘩，小鸡的肚子总是圆滚滚的。

鸡苗不愁长，一个多月就变得拳头大小。等过了一个夏天，就羽毛丰满，几乎成一只大鸡了。就等过了冬，换了毛，开始产蛋了。

母亲常说：小河有水大河满，大河无水小河干。这“鸡屁股银行”就是期盼着小河有水，等这些鸡崽儿终于长大了，可以产蛋了，“鸡屁股银行”也就正式开张了。

母亲有一个量粮食的小升子，能装5斤麦子，在这个口大底小的升子里垫上麦麸，就成了储存鸡蛋的好家当。从鸡窝里捡来鸡蛋，一层层地装起来，装满这个小升子，不多不少正好40个。

装一层鸡蛋，铺一层薄薄的麦麸，凉爽、透气，鸡蛋在里面放一个月也不会坏。要是养着10只母鸡，运气好的话一天能攒五六只蛋，攒十来天就把这个小升子装满了。

这个小升子，就相当于家庭的活期存折，存了，取，取了，再存……循环往复，一茬茬母鸡一个个蛋，成为源源不断的财源。

鸡和人一样，一窝里孵出来的小鸡，也都有各自的性格、俊丑。有的鸡长得既周正又勤快，下蛋一天一个，一天一个；有些模样不好看还懒，两天一个，甚至三天一个，十天半月下不了几个还要“缠窝”；还有更懒的，那鸡屁股像是安了个门关子，在下蛋这件事儿上关得紧紧的，吃的多拉的多，但就是不下蛋，母亲想把它杀了吃肉又舍不得，想卖掉，还是舍不得……

仔细看，蛋的模样也有俊丑。有的母鸡产的是红皮蛋，有的是白皮蛋，有的蛋瘦瘦的圆，有的蛋胖胖的圆，有的腰上还突出一条棱儿，总之形态各异。树上没有相同的一片树叶，鸡窝里也没有相同的两只鸡蛋。

到了逢集的日子里，家庭妇女们会把攒好的鸡蛋小心翼翼地装进布兜，去换钱。十个二十个，多的时候上百个。有时为了凑个整数，刚从鸡窝里捡出来的蛋还热乎乎地带着鸡屁股的温度，就装进了“倒蛋队”的大背兜。

一个鸡蛋，从两分钱涨到了五分，再到一毛，这些年到了五毛……

乡下人家，家家户户都离不开这个“鸡屁股银行”。有些村庄在偏僻的山顶，村民们一个月才抽空赶一趟集。他们养的鸡多，一个月能攒几百只鸡蛋呢。家庭妇女挑两小篮子鸡蛋，颤悠悠下山，一路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。山上人家，赶集不便，一个月赶一趟集，相当于存了一个小小的定期——两百个鸡蛋，能卖不少钱啊！那时改革开放没几年，地里的化肥——农民伯伯们最大的开销支出，也需要“鸡屁股银行”给添补零头。一袋磷肥8元，一挑子鸡蛋就能换一袋磷肥，三挑子鸡蛋能换一袋尿素，这可是大支出！好产业！

正是这个小小的“鸡屁股银行”，保证了灶头上的油盐酱醋，碗筷碟盘，孩子们上学的作业本、脚上的回力牌运动鞋，过年的花衣裳，老汉们熬的罐罐茶，甚至慢慢给自家男人攒出了一套中山装。当然还有那更辛酸的，农民伯伯要是患了头疼脑热，也得等集开了，等把这几个鸡蛋卖了，抓几服药，或称半斤豆腐滋补。

生活的滋味就全靠“鸡屁股银行”滋养着了。

【烟火人间】

## 乡音·乡情

□赵凯

乡音若繁星点缀于夜空，像树叶垂挂于树枝，更如丝带牵连着游子的思乡之情。

我的老家是山东蓬莱的大季家镇，2002年伊始划归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。她东接八角，西临潮水，南靠柳行，北傍黄海。当地老百姓的方言与相邻着的三个乡镇有着明显的区别，在原蓬莱域内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。大季家人和蓬莱域内其他乡镇的人交流时，只要露出方言中的一点蛛丝“语”迹，马上会被熟悉大季家口音的人捕捉到。独特的发音成为辨别是否大季家人的语音识别器。

大季家人说起话来卷舌音，儿化音比较多，尤以山后初(李、顾、陈)家及芦洋、大赵家几个村的口音为重。例如：你是哪个村(cher)(此为臆造音，非本地人读不准)的，这是三个字(zhì)儿，时间还早(zhǎo)了，我自(zhì)儿几个去，等等；以下三组词看读音似普通话，用本地方言读起来实则不然：老(lǎo)师(shī)儿(带着拖音)、有什么事(shì)儿？更有特点的是，同一个字语境不同读音不同，比如打保皇出牌时会喊到：4(sì)个4(shì)，7(qī)个7(chì)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无论你的人生之路行多远，也无论口音随环境迁移而变化多大。一旦他日踏上故土，听闻那沁人心脾的乡音，旋即会被亲切的氛围感染，内心刹那泛起阵阵涟漪，须臾间就会和老乡们一同踏上乡情的大道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为方便人们出行，蓬莱城区与各乡镇之间都开通了客车。往返于城区和大季家镇之间有一路客车名唤“8路车”，后改为“蓬莱—山后”。“山后”是几个村的统称，相当于一个片区。那时生活条件困难，人们往返城乡多乘坐此车。我每次在刘家沟镇老邮电局站点候车时，估摸着时间，在路边翘盼来向车辆。虽说客车一天内往返5次，但错过一次得再等一个钟头。“山后车”终于来了，一脚踏入车厢，耳廓瞬间充盈着蕴含浓厚海腥味的乡音，先前焦灼不安的心像打了一针镇静剂，一下便落了地。

车厢内多拥挤，连过道里、机盖上不是坐着人就是放满了东西。在晃动的客车上，会经常遇到晚辈儿给老人让座，青壮小伙帮大姨忙的情形。当一方表示谢意，另一方会简单干脆地回复“没(mài)儿事(shì)啊”，以此来表达“不用客气”之意。彼此大着嗓门交流田间海间的收种、孩子的学业、老人的健康、生活的变化，欢声笑语填满了车厢的每个角落。些许“嘈杂”的闲聊听着是那样亲切入耳，如叮咚清泉淌过烦躁的心田。尽管彼时的生活并不富裕，但透过乡音依然能感受到人们到城里走亲访友、逛街购物的喜悦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。

客车一路奔波，驶入“山后陈家”便是进入“山后”地界。若逢夏季，一路吹着海风，闻着海腥、赏着海景、听着海浪伴奏的乡音，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和谐、内心是别样的熨帖舒畅。不知不觉间，随着乘客的上下下、嘻嘻哈哈、喧嚣的车厢里乘客越来越少，空落落的、渐渐安静下来。下车时，熟人之间彼此打着招呼，他们不说“再见”，也不喊“拜拜”，亦不道“后会有期”，只一声“等上俺家要(shuā)儿哈”，字少意浓的几个字道出了乡邻间原始朴素的热情。

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了终点站——大赵家村(我的老家)，每次下车时，总感觉还有什么莫名的东西落在了车上。哦，对了，是浓重的乡音、是浓厚的乡情，是她一路亲切地陪伴着我。

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我再回老家也多是自驾，多了舒适方便的享受。许久没有乘坐“8路车”了，它已随着老家划区和搬迁退出了蓬莱的历史，但那段颠簸岁月里满载的乡情，却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。

老家已拆迁多年，而今和来自家乡的亲朋、同学一起吃饭时，席间我有意举杯停顿，一味倾听他们聊天，生怕打碎那优美的意境，就想多听似近还远的乡音，如同吃了我最爱吃的“妈妈牌”茴香(回乡)馅饺子一样甘之若饴。

紫萦缭绕、穿透岁月的乡音是烙在内心的印迹，是永不磨灭躺在心头的回忆；乡情就是永远的纽带，这端连着老家的亲朋，那头拴着他乡的异客。